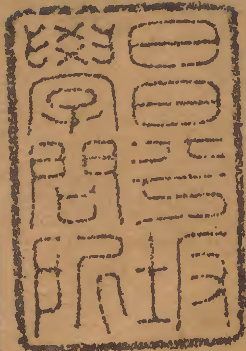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七十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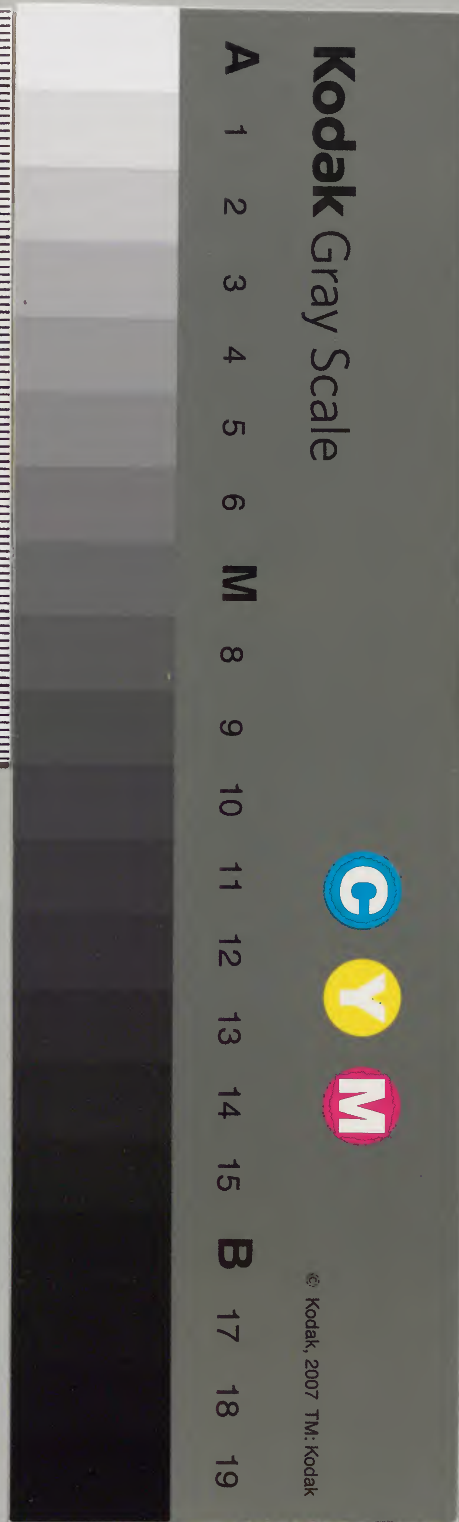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漢書類
三四九二 冊	六四 架	

庫文閣内		漢書類
三四九二 冊	六四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47)
函號	315 136

四十七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二里許有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為磴十餘級

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

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

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

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

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

纔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

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

乃為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

淺菴文庫

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湲。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漢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湍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第徐周賓游之。旣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

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連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空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

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齧齧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揚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搯牙突

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窗。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藉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

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
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
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
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
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畦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杜徑東
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
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
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
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
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
頂平處券夾餘四墮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
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

且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
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公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
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修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
巖木氣辛烈可已痞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
滴水成坎大如栝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
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皆峯古木彌覆藤
卉冢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
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懸下水
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
一尤勝北两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
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巖巖下瞰絕
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

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
膏棄不耕皆以貨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
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
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
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
君子思者棄官棲道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嶽
郎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需器用
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
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接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
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
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
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

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具不
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壯
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
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
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明覽觀焉以自慰
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吊翁居之死而不腐其
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
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
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
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
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
而不厭者則醜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

七月既望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
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
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
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燾
來君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
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
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下急嘗
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
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為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

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道跡
之交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
燾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燾之躁迫滋甚
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
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
嗚呼燾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
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燾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
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
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
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
生所以教燾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
為屏山之志也燾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

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
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爽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
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
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
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
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
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
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
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
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
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誠也

昔如此堂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某居守建康之明年春某月始
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
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
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
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為
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
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即
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為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為吏
者有以法於其治為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
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乃克成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

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某沈
君某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
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為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
而嘆曰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
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
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
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
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
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
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
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彼
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
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裨
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
以救蓄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
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尚德
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
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為己愛人之實而無虛言躡等
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歟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
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

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
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灋之所
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
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
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
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
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垂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
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者也故傳說
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
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
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
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

爲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
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
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
侯愛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
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度其上俾肄業者得以
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
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
嘆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蓋記其事且曰比年以
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
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
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喜
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

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爲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爲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爲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稱以語于邑人之宦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

以復于其長合羣吏講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節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禦食弦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爲尉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奧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

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閭之下必有
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
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
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
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
旣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弟子而食
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
朱熹記

拙齋記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
自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爲秋聲齋
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欹痺狹又特甚意欣然樂

之因稍易其腐敗斃折之尤者而日居焉間獨仰而嘆曰
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榜曰拙齋
而以書走武夷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爲理吾子
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予蓋未
始得遊於趙侯也然其直諫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
及其爲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境
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鄉往焉今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
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竊樂聞其說且復
自念若予之鄙樸頑鈍蓋有甚於侯者則亦仰而歎曰趙
侯所以名其齋者爲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予之拙則亦
孰宜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
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

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
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
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已卑矣且猶不輕自信而必求
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爲如何哉若予之拙乃其材之不
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輒自予爲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
爲愧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說其又何以爲觀省之助手然
侯之所以見屬有不可虛者姑亦書此以致予之意焉淳
熙丙申冬十月壬申朔新安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
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太極化

而流下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
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
太和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
之歸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
心全歸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
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
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
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
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
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
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及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
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

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
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
外而益眩於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
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
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
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
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
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
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
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敝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
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
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願曾子也

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
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
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
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
新安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
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
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
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
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果
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

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
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
乃得與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
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
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
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
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
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
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
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
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
而推明之使天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

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
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
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
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
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
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
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
名以奉先生之祀而侯又以其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
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
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
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
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

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
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
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
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
其天賦之秉彛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
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
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
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
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
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

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
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
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
効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仿
佛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
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
老手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
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
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為君子之儒而
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拭
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
使人於武夷山間謁薰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

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
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巖始立於牙城之西北
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堙鬱爲病有宋乾
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于始安故郡之墟
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
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
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圯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
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
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
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
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
可謂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

以遵先王敦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
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
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弁書
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
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已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
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
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灑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
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
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
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

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
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
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垂離莫適主統使其君
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
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
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
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
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
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
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
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
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於

其學又拘於今昔顛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
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矚
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
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
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
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
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
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
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言然
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
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
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

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揔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

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希寬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

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爲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

公醉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爲之肖象立祠於學榜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齊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爲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拯時弊別白是非邪正信爲善者有所怡爲惡者有所懼其功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爲國子祭酒因事獻言艱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爲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爲吾蕭令尹之賢其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爲邑長於斯而繼其躅又

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公象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榜曰四賢既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爲媿呵容悅以愧乎四賢者而負今侯之教也謂子於蕭公有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子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著寅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二文矣今爲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溥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谿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

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于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與固非未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

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
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
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
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
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
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
行造化之贖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
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
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
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
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
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知其非也及先生出

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不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
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
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
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
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
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叙其事而
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
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
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
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

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
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
縈紆渺渺一日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曠靄又皆隱見出
沒於雲空煙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
謂江陵郡城南樓者邪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
登臨賦詠蓋皆脩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隱
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
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
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
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
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効而考其所以然者
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

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
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
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
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
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
憂悲愉佚勃然於胸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
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
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旣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
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
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溥
熙已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南康軍風師壇記

南康軍故無風師壇而寓其祠於社淳熙六年歲在著維
大淵獻權發遣軍事朱熹始按唐開元禮求其地於城之
東北得郡人盛宗廢圃廣葺葺衰葺蠲其租葺檄司戶參軍
星子縣尉奉政和新書築壇三成陞四出東爲燎壇
南爲大門而周垣之書祀儀於門之東壁而圖其陳列登
降之位於西壁經始十一月某日而成於某日云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旣諸生以
夫子不南而於禮爲不稱徙真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
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變至
若師生具負而弦誦輟響小旣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已

亥之春義興將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
有志焉後數日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
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寔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
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
祭用畢脩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鬻拚除
之須無一不備旣又爲之名墾田立儼舍日給弟子負二
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嘆
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
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
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
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

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羨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蓄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流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

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鳴呼言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書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求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答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卷之七
三十四

小澤訓導葉揚

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記

卧龍菴記

卧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揚公詩見其記卧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卧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

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
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
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
幸其深阻夔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
時已上章乞解郡綬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
壽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
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
爲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波瀾
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
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
翳蒼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
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防

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
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叙其作興本末
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
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衰不克逞其
志于四方獨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猶
伴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
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
石奇澁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
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壽字子虛少慷慨

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菴故址于卧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爲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卧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爲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爲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既罷官歸卧龍君曰卧龍之役夫子所書之矣顧西原獨未可

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新

未燹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縉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

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堂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旣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歎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

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旣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

丑縣人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則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至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侂冑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脩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教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

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侂冑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脩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教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

脩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
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
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
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
役之面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
是年歲在玄默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秘閣朱熹
記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漾之外其長吏常以領護
鴈中四郡填撫民夷爲職委寄甚重然以其險且遠也朝
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

謂未流宣化爲何等事是以其地今爲王土數百年而
俗未盡革論者因鄙夷之以爲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
教其人蓋深恥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年今帥守韓侯
始以經略使察廉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爲之正田
畝之籍薄益米之征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而絀其官吏
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爲陳說禮義廉恥之意
以開曉之既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
陌勞來不怠行之朞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
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
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
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爲歲時
瞻佇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誅歌

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民也間而以書屬予記之予惟韓侯之於此邦其勤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爲可書也然其爲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爲書之以告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爲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侯名璽字廷玉長樂人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迨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某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

師主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業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業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既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

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
夫狗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已者固已悖矣
况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
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
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
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寧
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
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闕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
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爲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
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敦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
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甯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
副使吳邵錢公某之所爲而判官嘉禾立公毗陵尤公
表之所徙也豫章爲江西一都會地大物繁而四方賓旅
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
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惴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
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
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苗公焯始有聞而閔焉去之
日留私錢百萬以諉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物給
病者淳熙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
田東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苗公已爲
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
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諭公則移書苗公請所留錢

益以已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為此院延慶崇和
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
凡為門五間堂三間挾以便房中為丈室東庖西園左右
廡各五間廡深三尋脩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
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潔煩鬱脗治有工藥石有劑
其不可療者亦予槥積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
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畝
之聘弊不以入于家者合之為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壘
為田千有一百一畝歲入租為穀九百八十三斛有奇
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
堂上既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去矣
三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為者而屢歎之然猶以院在門

闕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於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
歸德佛舍之廢址而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
六頃又市鍾陵灌城兩壘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
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
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於是臺之羣屬與郡
吏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
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
崇寧之制凡安濟坊湍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
曠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
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為至出義錢以輯成
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計慮之遠泯然
若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為之其制愈脩而愈密其惠益

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
聖之外其意既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効又足以警夫
穢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
復辭而為書其本末如此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
訟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為始終十
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奏免
贖言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為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
九十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祕閣修撰知婺州事
其救饑之政亦為諸郡最云淳熙十年三月甲戌宣教郎
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記

慈教菴記

金華清江時鎬及其弟某嘗以書來曰吾朱公之葬東萊
先生既幸衣而銘之以告于幽矣惟是祠堂之奉既作而
來名將無以著先德于外者敢請于子何如予不及識時
君獨觀伯恭父之銘稱其治家嚴整而所以教子孫者甚
篤且嘗以書為予言之伯恭又非輕與人者予是以知時
君之為人乃取晏平仲之言名其所作曰慈教之菴而君
之鄉大夫潘公德卿聞之以為然則為之大書以揭焉鎬
等既刻之石而又以請曰名菴而有以發乎先人之志子
則有賜於我矣然無詞以著其實其於久遠懼泯沒而不
章也願吾子之遂志之將與潘公之書并刻焉以配吾師
之言而信吾父於後世子之賜不愈大乎子不得辭則又
書本末如此以遺之嗚呼君之子孫既多且材歲時相與
來拜墓下其有以惕然不忘乎父師之訓而益勉乎其遠

者大者則斯名之稱其實又豈待予言之而後傳於遠哉
淳熙癸卯四月

韶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大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于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于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

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无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

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
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為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
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
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慙慙少浮
華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公之遺風焉然前賢
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
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振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
周侯之所為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
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
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
幸也陳君嘗以其學講于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為論著先
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

其作與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
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
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
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滂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
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
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
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
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為四壇而屬其役事於
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
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君前東風伯雨師

雷師君後少卻壇皆三成有遺遺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壇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壇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為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為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練時日屬寮吏脩祝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為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唐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

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為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

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
事神者曷嘗有繫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
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
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異
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墜
父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
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
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
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
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
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
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
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
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
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
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
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
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
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
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
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
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

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負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充瓦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

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况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延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况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求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倫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

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春正月庚戌具位朱熹
記

衢州江山縣學子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
孫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
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舉且更其扁曰景
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為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
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
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
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
足以為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
不祖為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

擊巨姦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
其用而廢絕以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為公恨也
至於叔纘罵賊不以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
君父之急其事尤如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
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
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
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
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
後人復有勲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
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倪焉孳孳之意
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
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

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石子之事者又不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中僕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庶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年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歛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餽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狠須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嘆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旣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羣民有欲爲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

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為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為疑也子其可不為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况叔度之為此特因

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予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婺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為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

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
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
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
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陜多阻
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良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
相挺群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滅然類然源
民良族畧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
姦民處處群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
之名士魏君无履爲言於常平使者求俟復一得米若
計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歛无履又爲

得築倉長灘旣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
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
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
近無不陰受其賜蓋无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
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
以然也其後无履旣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
如无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
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
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糶糠居半而償以精
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
良民凜凜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
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无履之事

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警警，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

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爲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弁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撥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爲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秘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境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爲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歛之政而以歲儲收息之令從事既爲之更定要求搜剔蠹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爲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

又無獨遠甚勞之患於是咸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歛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爲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嘆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得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爲之記其本末以爲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絕人不但此爲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小官即切
切然以天下事爲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都城
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爲言者公時
適爲左史以爲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
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
關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
計已決虜圍既迫群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爲幸免計公
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
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
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爲宰相公亦痛念國家
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脩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
時建炎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傳亮收河東宋

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
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
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
公之忠義籌略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
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
肖公之象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
爓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
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
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
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
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
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

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以其
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
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
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素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
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憤猶復設有平日之
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
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
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勅額
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
不復脩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郡始

創葺數間勝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
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永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
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
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
擇遣脩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秉諸使者蘇侯詢管侯
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
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
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
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群居講習之所
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
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
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

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
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
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
已者蓋蓋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
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後而不敢憚
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
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
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
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
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
敬夫所以記夫撤麓著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
盡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

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
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
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
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
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
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
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
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
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

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
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者先靖康間遊太學
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耕李爲請用事者欲
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
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据其過以屬
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
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闈浙水沄之所繇而遂投檄巨歸
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
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
魄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焉
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
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行學所行未盡

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而使百
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庶頑立懦之深則其有功於世教豈
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
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乃
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
者間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予病未及爲而田
君去今太守求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
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旣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
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解強起書之辭不
逮意林侯試爲刻之陷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
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
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